

沈乃文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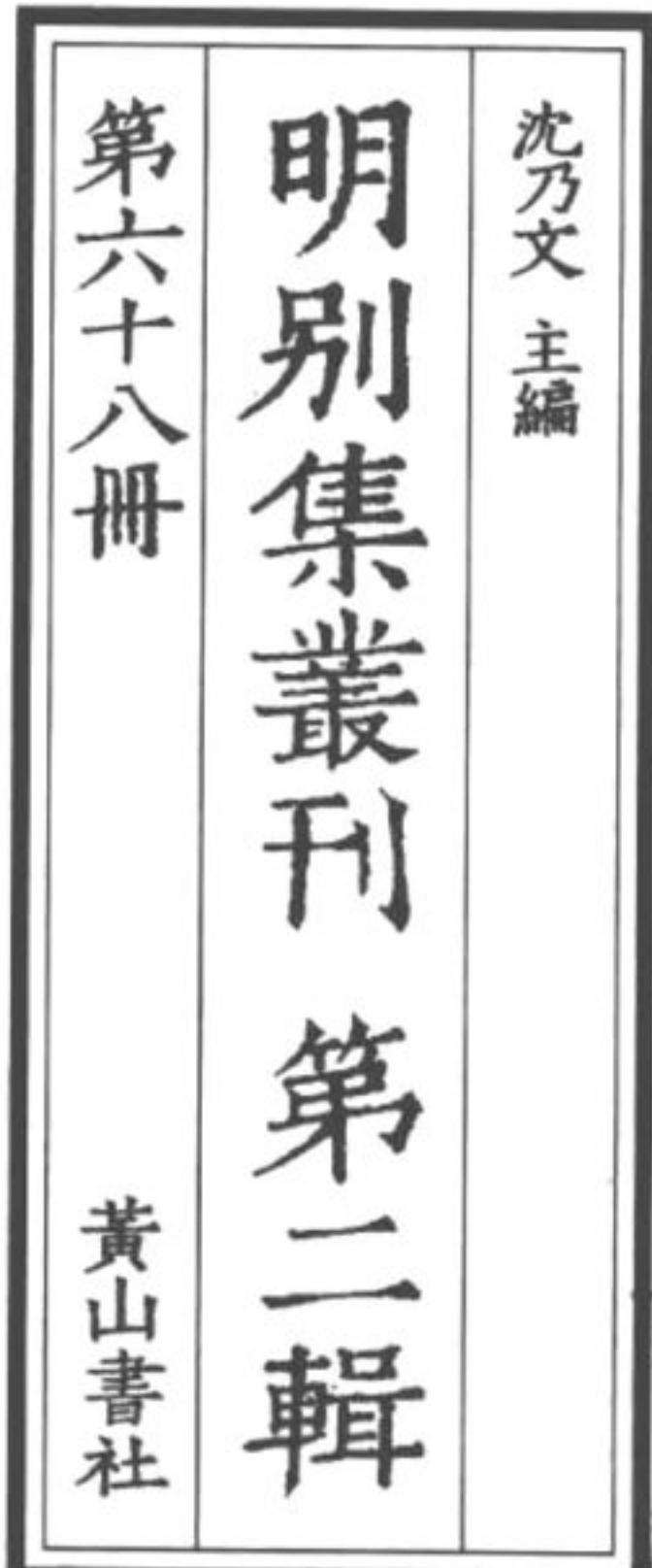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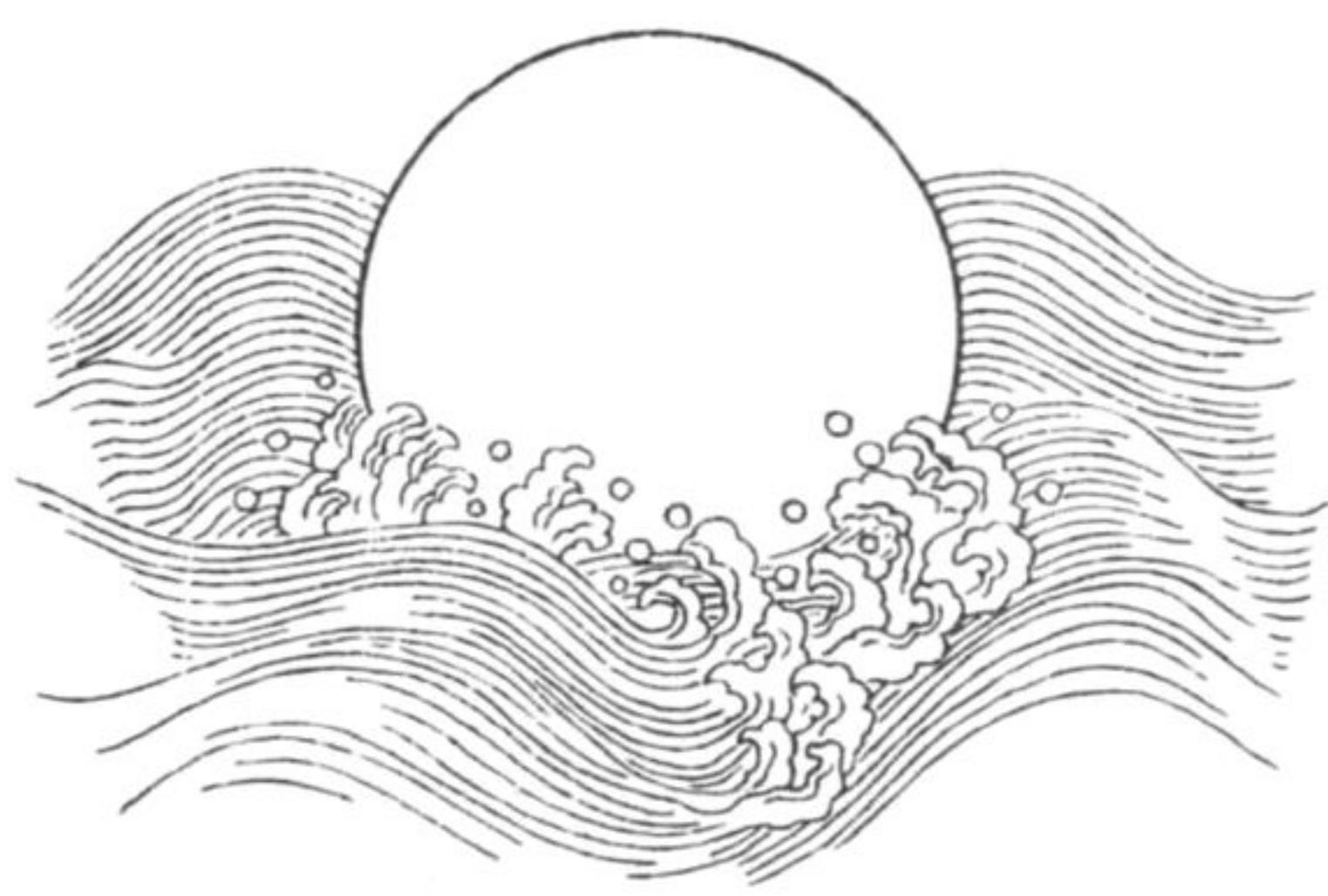
第六十八冊

黃山書社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明)陳堯撰

梧岡文正續兩集合編九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陳世昶抄本

此集載入明史卷九十九藝文四陳亮格

固父集五卷詩三卷余遍訪之齋惟唯

黃先生有曾祖所輯工手錄一部韋泛

則盡矣此集可不寶哉

癸丑九月一日避堂記於北村藏書館

088 先賢仲子祠記

唐荊川
洪武丙子
歲次壬午
歲在己未
年三十有二

余讀孔子世家。見孔子弟子顏淵而下。身通六藝者十二人。又皆出于齊魯軒轅之國。而得聖人為之依歸。相與致德問藝。談說先王。文物精微。然咸知吾意。孔子聖人也。其所為教。心有博出於物理之上。人倫之表。者及觀齊魯論。稱孔子之教。不遇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弟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以成章。吾乃今知聖人之道。易行而其教易。

連也。故孔子。子路稱其可治千乘之賦。而子路言志。亦在于使民有專而知方。非。皆今之白面書生。猶知章句者。指為武夫。之處。村俗吏之鄙事。置之不談。而之不學者。乃聖門弟子。方且上。下。諭。論。視為經世之務。若春秋之策。倉公。秦越人。治病之。所。心。富。而。虛。窮。以為。徒。後。不。切。也。宣古人。務實。今人。徇名。其道。固。不。同。故。今。天。下。日。多。事。矣。飢饉荐臻。盜賊繁興。田野不治。蓬

蒿。望。連。者。除。沛。之。閭。黃。河。變。遷。以。郡。邑。為。塗。魚。鹽。入。市。鶴。大。上。屋。流。離。戴。道。下。民。其。苦。又。漕。渠。阻。絕。百。十。餘。里。此。猶。搖。人。咽。

西漢書

倉公
不
是
之
書

錢澤家藏
非影錄

喉。絕其飲食。其勞誠急。不可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當是時。使得子路之才。授之民社之寄。必有如治蒲之政。郁然可觀。視士之游心玄虛。称述理學。所謂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者。何啻千里哉。此所以重余之慨也。濟寧南四十里。有仲家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乃治水諸御史大夫。與諸工部尚書郎。後先葺治。付其後人守之。以奉蒸嘗。昔顧繫牲之碑。闕焉無文。于是工部主事葉君以蓄。謁余為記。余惟攬轡來臨。知祀典闕狀。怛焉興懷。顧鎮有東山。俗所祀觀音大士者。公覽而喟曰。此不得而彼反得之乎。下令毀其像。先生神主。其中釋奠成之而去。越五年夏。兩淮運判韓君寔。來分司雅尚文。春秋之亟。在象。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禮人主之權。奪。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祠堂記
石港鎮在通州東北境上。宋季德祐間。丞相文文山先生。嘗由茲汎海。從二王于閩粵。父老流傳。侈為故事。久矣。第世遠人湮僻。在少。算。迄。無。好。義。之。士。奇。稽。典。禮。尸。而。祝。之。以。懇。精。靈。子。不。泯。告。賢。指。于。方。采。君子。每。置。憾。鼎。嘉靖十三年春。巡鹽御史翼峯陳公縉。攬轡來臨。知祀典闕狀。怛焉興懷。顧鎮有東山。俗所祀觀音大士者。公覽而喟曰。此不得而彼反得之乎。下令毀其像。先生神主。其中釋奠成之而去。越五年夏。兩淮運判韓君寔。來分司雅尚文。春秋之亟。在象。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禮人主之權。奪。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祠堂記
公家之利氣。赫然盛矣。乃苗裔銷沉。譖系放失。即三尺之墓。一畝之宮。亦蕩為游塵。莫可蹤跡。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萬其祐。今其雲孫某。某。皆補學官。第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宇。歲。時。代。腹。性。酒。簪。香。歌。詩。習。禮。饗。獻。不。惑。宣。不。大。有。榮。耀。乎。是雖朝廷宗祀之典。已與賓于先師之室。其在桑梓之鄉。觀望。

尤重。此記之所以不可闕歟。余有慨于天下之事。思得聖門人。才。如。子。路。昔。治。之。而。今。不。可。作。也。遂。書。之。為。記。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祠堂記
有成竹于胸中。紙筆落處。古氣橫溢。信不可當。

載。乃。有。觀。風。之。使。權。體。之。臣。懷。賢。吊。古。宗。祀。無。窮。是。雖。先。生。和。室。

忠。孝。足。啟。其。衷。抑。獨。非。此。方。風。教。有。開。必。先。用。能。成。茲。盛。美。衣。被。齊。民。者。乎。此。不。可。以。不。記。也。余。既。書。其。事。復。為。迎。神。送。神。詞。二。章。傳。之。其。人。俾。用。登。歌。焉。桂。棟。兮。芝。寮。煥。新。宮。兮。一。朝。靈。鑾。兮。何。何。之。猿。藤。鶯。兮。碧。霄。歛。歸。來。兮。宿。我。鳴。鐘。兮。擊。鼓。靈。洋。兮。陟。降。有。酒。盈。尊。兮。有。肉。宗。俎。飲。且。食。兮。翩。躚。霧。之。庭。兮。上。天。願。享。祀。兮。不。忘。芬。芳。麻。兮。萬。年。一。晨。霏。兮。夕。靄。駕。樓。船。兮。出。海。望。翠。華。兮。不。歸。傷。大。物。兮。既。改。先。生。一。死。兮。白。日。光。波。奸。責。國。兮。猶。豺。狼。皇。明。御。極。兮。掃。六。合。冰。天。雪。兮。咸。来。王。嗟。國。危。兮。今。已。滅。神。在。疵。兮。仰。不。悅。二

寫。13。忠。肝。義。胆。掌。有。生。氣。第。二。款。辭。病。快。正。辭。函。卷。

○○重修大益書院記

古。有。四。大。書。院。惟。白。鹿。洞。究。著。蓋。以。未。子。主。之。重。其。人。也。成。都。府。大。益。書。院。作。于。正。德。年。間。以。教。學。官。諸。弟。子。不。知。視。白。鹿。何。如。其。講。明。道。術。文。風。蔚。興。本。人。稱。述。馬。額。歲。久。不。葺。日。就。頽。敝。嘉。靖。癸。亥。春。知。府。楊。經。狀。其。事。以。請。願。得。帑。金。若。干。兩。撤。而。新。之。以。成。造。士。之。典。余。曰。茲。盛。舉。也。其。亟。圖。之。已。而。監。察。御。史。鄭。公。洛。至。亦。俞。其。請。曰。其。亟。圖。之。于。是。韓。君。子。允。以。督。學。副。使。尤。任。其。事。則。與。右。布。政。陳。君。洪。濤。參。政。徐。君。楚。郎。君。建。副。使。熊。君。汝。達。郭。君。應。聯。陳。君。嘉。謨。泰。諫。楊。君。守。叅。金。事。劉。君。光。遠。金。夫。寶。有。青。馬。盡。相。與。圖。之。知。府。經。乃。偕。同。知。溫。訓。通。判。傅。以。督。推。官。宋。守。約。事。惟。謹。閏。三。月。而。落。成。馬。韓。君。謁。序。文。以。訓。諸。士。余。聞。之。昔。者。文。翁。治。蜀。士。不。知。學。乃。遣。弟。子。十。餘。人。受。業。京。師。轉。相。傳。習。然。後。博。士。所。藏。詩。書。禮。樂。上。古。之。遺。文。蜀。人。始。得。聞。之。史。雖。稱。其。風。化。盛。行。然。猶。草。昧。之。初。不。甚。昌。且。大。也。遲。回。數。千。百。年。至。于。我。明。德。教。洋。溢。衣。被。荒。遠。蜀。乃。以。文。獻。首。舊。西。

南今皇帝御極以來四十二載境內無事士有降加益知學不惟縉紳先生豪傑之徒布列在位即鄉校之中白面青衿之士自來以是皆能操觚捷策作為文章以應主司之選而取高第蓋詩書禮樂之文家有其具視漢時仲昧弟子僅十餘人且遠學京師亦大勞苦不其過之乎彼文翁高弟若張寬以政事相如以詞章皆顯名當世默不可語道惟一揚雄萬志慕古號稱儒官所著立經法言有奇偉絕俗之談乃希世遇合間于大道蓋漢時人物大較如此士將安所學乎夫士欲學為詞章政事如前之二人而已余復何訖夫士不欲為詞章政事之學欲學為道則道不在雄又將奚法歟余願與諸士籌之今之崇祀書院興濂洛閩諸公歲時合食則有張南軒先生則有魏宿山先生兩先生皆蜀人也今之世不以蜀人稱之称之曰先儒先儒云蓋兩先生之學醇正明粹視後世詞章政事靡麗薄革之體曾不入乎其心而卓然有志于聖人之道居家著述立朝風節皆可為訖不特一鄉之士已也士以里人邀遊相見之地得母高山仰止之思乎夫道寄于人在則人亡則書兩先生

之書傳播人間直與濂洛閩之學同一軌轍諸士重而敬之本既涉獵之矣嗣今請其書論其世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使兩先生復見于今無難也漢人奚足言乎余與監察公萬泉諸君東西北之人也異時散之四方聞恨噭々之間有二三士大夫以醇德正學御人主所節用策勦揚名望重海內即白首窮經枯槁林壑者不知繹文談道有閑閑高尚之風其姓氏乃往時書院中弟子曰某者即其人也遂使大益書院與白鹿同稱且謂主之者無愧于朱子其不尤有光耀欤此則今日重修書院之意也韓君謂余言可以訓士勒諸貞石以示永久文修訓尚齊字曲型而朴固迥然变化一唱三歎趣味无穷

新嘉鐘秀山碑記

昔周公作土圭以測日景。知洛陽天地之中風氣之所聚也。遂

營新邑以朝羣后。此即後世堪輿家之說。但聖人諱而不言耳。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之國。高城深池。人物蕃庶。天子使吏治之。以作藩屏。一都會也。夫山氣不深則草木不植。水氣不厚則魚鹽不育。况于生人之所聚乎。周公而在必為之所以吾道有城。止開三門。出南門十五里許。則有長江映帶。五山並列。扶輿清漪之氣勢。葱蘋於木末。可以掩映。州之靠山也。

舊字

其當時無北門者。蓋城陰深下。不可以門。士大夫喜為堪輿家

之說者。據其風氣。不聚。必集。土山與五山對峙。俾清腹交蔭。形制始備。前守雖嘗冒田區畫。未久詔去。今守鄭公舜臣。毅然成之。中為主山。旁為四小山。高廣各若干尺。巒其上而望。即江雲海島。近在眉睫。城中唐舍。簇如魚鱗。可俯而覽也。遂與五山南北對峙。若賓主相見。或揖或趨。或拱或立。爭奇競秀。各極其態。而卒莫能相下也。豈鬼神異物。陰來相之。以蔭庇此邦之人。而並受其福耶。工既訖。于是鄉進士張子柱。陳子純。袁子九臯。

舊字

○○○崇賢祠碑記

崇賢祠者。吾鄉諸父老所作。以祀宋范文正公武穆二公者也。先是嘉靖間。給事中史君立模。謫判通州。嘗作海邦遺愛祠。以祀二公。久矣。隆慶改元春。先皇帝遺詔至郡。余從里中士大夫。臨于天寧寺。相與謁二公祠。而讀史君所立碑。載范公仲淹嘗監西溪鹽倉。築堤捍海。人不為魚。岳公飛為通泰鎮極使。嘗投戈躍馬。經營于淮海之間。此二公者皆有大造于通人者也。故並祀之。云。士大夫問余曰。通人祀二公。裨與余曰。禮也。此與不合者。而次第更張之。未嘗不舉手加額。北向稱聖人焉。吾在祭法。所謂能禦大灾。能捍大患。則祀之者也。今之神壇鬼社。鍾鼓相聞。若二公者。顧不得尋丈之地。食其間。使豐功偉烈。棄置草莽。漫不記憶。豈報施之道哉。戶而祝之。宜也。既又見二公之祠。與俗所謂觀音大士者。相距數武。詭竒特甚。余問士大夫曰。通人祀二公。俾大士奉之。禮與。士大夫曰。非禮也。夫薰蕕不共器。而藏惡其非類也。彼二公者。皆前朝將相。位望隆重。厥氣節百代人豪也。彼以西方偏袒之徒。非我俗類。乃儼然據乎其上。而亂我蔓豆。豈惟二公之靈拒而不饗。即大士有知。且

不能一朝居矣。秦何數十年。來承龍陋。迄無通經學古之士。為之釐正乎。嘗而祀之。非禮也。余以此說告之。諸父老乃諸父老人。大悟也。遂買寺東隙地若干。為堂三楹。以祀二公。而全其尊。曩時士大夫與余相問答者。聞其如此。咸來聚觀。見夫屋宇幽潔。像設清嚴。伍同美歎而不能去。余乃誌于衆曰。讀有之。奉行于郊。栗茅于室。言夫氣之相感也。今皇帝改元詔下。余嘗三沐三薰。而讀之矣。見其首章。即諭有司考問當時祀典。合與不合者。而次第更張之。未嘗不舉手加額。北向稱聖人焉。吾改祀二公。適當其會。若與詔書不約而同者。謂氣之感召。非耶。况茲舉也。一曰酬功。二曰明裨。三曰鬪邪崇正。有裨名教。甚大。豈告鄉文。蓮寢以昌盛此固為之。追乎異日。當有豪傑之士。崛起來海上。奮其文武之才。光輔社稷。使人稱為百代人豪。無譖于二公。何其盛哉。余固欣然。望之。今歲夏。諸父老詣余曰。祠成久矣。未有紀其事者。近買一石。請予文其上。余曰。唯。余既言之矣。遂書是說。賜之。其諸父老則列其姓名于後。以著其勤勞焉。堂皇壯大。群哲儒者。咸言今主大失望。不知莫若矣。鄉心不靜。名數日增。如何。

○○○重建土地祠記

桂記興大
縣縣城
見其福被
利濟之恩
而即非也
皆至人
與江祀也
鬼者如古
云沐吉福
不無空也
于人也盡
之父

今天下自帝都王國至於郡縣莫不有社以祀土神而報其生
成萬物之功然皆領於祠官百姓不得而與焉于是鄉里之中
又有所謂土地祠者雖非祀典所載君子亦不廢之謂其補禮
之所未備而達之上下也余嘗讀小雅見周人重報賽之典故
其詩曰以我齊明興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擊瑟擊鼓以御田
祖禮之行于上者若起于其文也今之民間遇歲時伏臘割牲
釀酒以祀于土地之神已乃聚其鄉里之人飲食謳樂成禮而
退是雖田野之事猶不失古人報本之意君子烏得而廢之乎

吾通城西利豐坊舊有土地祠之左右則有大姓凌氏居之
凌之先有贈御史凌與其弟雨偕諸鄉人而修葺焉延及嘉靖
甲寅年間徵于倭寇之變春秋報賽無所父老過之有欷歔流
涕者乃鹽山縣丞凌子東漢簡而歎曰茲吾伯大父與吾之大
父倡諾鄉人共成此舉敬共神明修其祀事水旱之禱疾疫必
告凡有求者必之數十年來謹守勿失乃泯滅于今日哉吾
不從事宜惟慢神棄祀以詣鄉人之憂且有美不紹辱先莫
不

大抵。遂捐金若干。倡諸好義者。剏而斯文問言于余。以紀成事。
余憮然曰。蓋余有介于中。久知刀於凌子發之手。余嘗愧夫。顯
端之教盛于天下。即如吾通有寺。謂觀音大士者。西方之鬼土。
木之妖軀也。乃鄉之士女靡然從之。旦日持辦荷。挾金帛。望寺
門而膜拜者。彙然。項背相望。謂佛之神力。加廟大足。以驚動一
世之人。而禱福之奉。其教者。可以觀。奉上。之福。免窮厄之苦。而
不知其說也。又謂土地神卑。不能出其威靈。为人禱福。故其祠
宇湫隘。香火寡。寢視佛子之宮廟。廢無祀者。曾不能萬一。不知

土神與漫主祀。功高而德尊。非異端可同日語也。今之人。使移
其事佛之心。而事土神。移其所以祀嚴佛像之時。而修葺土神
祠宇。豈不偉然一盛事哉。奈何彼不為此而用其心于無益
也。余故於凌子斯舉。而樂為之言焉。使吾鄉之人聞之。知神之
為尊。而享之益謹。禮始不自此興乎。余又聞祠中有八蜡位。致
之禮。一曰先春。二曰司春。三曰農。四曰郵。五曰福虎。六曰堵。七
曰水。八曰昆蟲。此八神者。各有所掌。不得混列于祠。書曰。蠟于祭
祀。特謂弗欽。若此者。謂之弗欽可也。故附書之。俟知禮者議焉。

序
序
序
序

○○○ 靖波堂記

曩余少時聞之父老謂吾通百十餘年無倭矣。乃有備倭官兵坐廩廩粟不如罷之。余忻然以為是也。及見嘉靖年間倭夷入寇所至數千里郡縣若閩越松吳海淮一帶皆東南錢穀之區。悉被焚燒屠戮鞠為茂草。朝廷詔大司馬謂求禦倭之策而行之。吾通則設總兵官一人開府城中。又設狼山水兵把總抗其要害甚汲汲也。余乃慨然曰我皇聖人哉。方其臨御之初。即東甌王湯和經畧邊海諸夷。謂倭之亮狡貪黠不啻犬彘猝難帖服。故其設官獨曰備倭備倭云。知其流禍必至于斯也。聖謨聞。遠謙能寵之。始以父老之言為緣妄焉。隆慶己亥秋來為把總者。則有張君崇德。張君者。滌陽衛世官也。慷慨負大志。能讀孫吳之書。中武科之選。遂以才能擢用而主今官。君嘗登高山。望遠海。扼掌歎曰。咄。倭奴。一島寇耳。又在鯨波颶風滄溟萬里之外。至遠也。胡為涉吾地耶。吾知所以禦之矣。蓋倭之長技。利于陸戰。吾以樓船甲士。張兩翼而攻之。絕其餉道。遏其蹂躪。甚則懸購設間。離其黨與。毋使登岸以逞。旬日之間。鬱不得志。亦偉矣。余又聞君所居署。即往年備倭廳也。然而湮沒久矣。

不有內憂。亦鮮體而去矣。此不戰而勝人之道也。今也不禦之水而禦之陸。即戰而勝。其傷必多。矧未必勝也。遂名其堂曰靖波。以著其志云。君乃謁余為記。余曰。自有倭變來。士大夫舍文墨而訖干戈。習騎射。孰非翩翩豪傑之夫哉。第未知倭之至要也。夫今之倭。非盡倭也。吾中國奸人。闖出島上。為之禦道。已則髡首墨面。掉臂其間。故能闖我虛實。據我隘塞。繫我子女。收我財物。每遇西風晨起。揚帆鼓譟而去。而復來以明得意。蓋倭居什一賡。倭居其什九焉。當是時。我以精兵數萬。不能向倭發一矢。往。全師覆沒。或望風奔避。非其勇怯殊也。其餘威叔之也。不知此輩向在中國。不齒奴隸。其在彼中。則號為雄長。其故可睹已。君既憤倭之橫。又時。訓練士卒。作之勇敢。第。迎時。倭不來耳。即倭一旦至。吾以節制之兵。橫行海上。可不戰而勝。如前所云。即不得已而與之戰。亦可以縛其酋。殲其醜類。俾部使者奏請于朝。錄其功為諸將第一。雖由是獲上賞。取高爵。又何難乎。然君則謁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勝之。為上策也。志亦偉矣。余又聞君所居署。即往年備倭廳也。然而湮沒久矣。

○○○重建奎章閣記

君見壁有嵌石。摩挲而讀之。乃正德元年。備倭都指揮石璽紀其營造堂屋之事。夫此石在壁六十餘年。來者不顧。者不問。至君而後發之。又在懸匱之日。余治為君慶焉。蓋石在淮揚。號稱名將。吾通父老。猶能道其舊史事官至大將軍。以功業顯。君之名位。將與石並。此固為之幸矣。余乃作記以明君志。且期其大用焉。

舊奴釋官。我公日寧而憇。憇之故言。立碑細詳。盡係之情形。與藏傳之策。統在此記中矣。

南安府學宮之左。舊有奎章閣。作于宋淳化。嗣遭洪水。遂至淪沒。延及正德初。知府某。改建明倫堂之後。地既卑湫。制復簡朴。上雨旁風。日就蕭壘。君子謂為缺典。馬達三城。涂侯來蒞郡事。周覽咨吁。力圖改作。乃白其事于巡撫中丞周潭汪公。贊其議曰。茲有司盛舉也。其亟圖之已。而兵憲譙漢游公。亦贊其成。俟乃筮日。鳩工揜材。選石分其責于大庾林今林。而復親督其章程。工始于嘉靖乙卯冬十月。渢五旬而落成焉。蓋拓其址二丈有奇。崇其垣凡四尺。負陽抱陽。土燥材良。巍如翼如。丹堊煌煌。學之規制。茲焉大備矣。于是教授某。訓導某。偕諸生某輩。謁文于余。以紀成事。以不泯余旣之功。余惟今天下學宮。莫不有奎章閣者。豈不以奎者。西方之宿。文章之象。而目義于斯乎。昔宋五聖聚于奎。占者謂為理學大明之地。其後濂溪先生。產于營道之墟。得千聖不傳之緒。授之河南兩程先生。兩程先生。授之紫陽朱先生。而集其大成焉。文章顯晦。上干天象。匪偶爾也。夫茲閣之建。凡幾年矣。昔之君子。皆一時賢豪。興峯造士。疇無是心。第迫于時勢。有不暇為者多矣。

侯當筆書旁午之餘。雅重儒教。其才與力。又足以成之。豈非此邦風教。有間。尤先。大將使理學復明于世。特假此為之也。乎明興二百年。量含徧海內。章達之士。自結髮以上。咸知操韋引祗。作為時文。以應主司之求。今讀其詞。皆枝葉扶疎。漫無窪際。視聖賢心性之學。何啻千里哉。是故吾觀于周。有主靜之說焉。吾觀于程。有主敬之說焉。吾觀于朱。有穷理反躬之說焉。此則宋儒心性之學。成已成物。一以貫之。一道也。諸生童而習之。有不能通其說者乎。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尚其刊落繁華。敦崇本寔。居則篤志。明經出拔。時行道。即有後急。尤當勤忠竭節。匡濟國家之事。斯于學為無負于侯矣。有光矣。予又聞周子。嘗為南安司理。兩程先生。寔首從之。得受太極圖說。故其言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興點也之意。今其流風遺蹟。父老猶能道之。余以丁未歲。叨守是邦。嘗登風月臺。徘徊瞻望。慨然欲與諸生。講明心性之學。以繼昔賢之後。顧踰年遷去。有志莫運。頃以公便。遁出梅嶺。復與諸生會。而茲閣遂成。若有數存焉。故舉為侯記之。且以附余之私云。

○○○三官祠記

余行饒陽道中。見蕪蕪之墟。有祠翼然。揮映水滸。僕夫告予曰。此此義士趙振所作。以祠三官之神者也。夫三官之名。昉于道家者。流謂其糾察民間善惡。以行福禍之權。故其獨尊。其肖像皆被服袞冕。而號稱大帝。儒者率耻言之。然匹夫匹婦語之仁義道德。孰從而聽之。語之鬼神報應之說。真不驚惧而悔過。故事不經。君子不廢焉。所以導民為善之路也。余因憶光武初興。畧地河北。宵啜粥。蕪蕪亭下。當是時也。兵燹所過。廬井蕭條。民持救火扶傷之不暇。又馬有餘力。以葺神宇。而事祈之。猶文乎。今天下幅幅一鏡。饒陽又畿內赤縣。潤養生息。最先且久。肆我皇上握符中興。遠邇戈躍馬徑。營戰腳之場。今則牛羊被隴。禾黍弥丘。家有蓋藏。野無流移。視更始建武之民。稍苦。兵間休戚。遠甚。故能以暇日。索鬼神而尊祀之。水旱心禱。疾疫心告。歲時報賽。醡酒烹茗。召集父老豪傑。謙飲謹成禮。而退。傳云化國之日舒。以長於戲。茲不可觀也。運丸。往余三過祠下。愛其屋宇幽潔。徘徊瞻眺者久之而後去。今

春過之趙振謁予馬首曰廟成且三年矣鹿牲之碑閭焉無文公能畀之一言以詔來裔乎余惟一廟之有無美豆為輕重顧古今治亂之故生靈休戚之機胥此焉在是不可以無紀遂述斯文鐫諸貞石俾來者有稽焉

○○○松澗流溪圖記

昔太史公作公御外傳必推本其父祖子孫上下數世而幸聯青之使人一展卷間見其勤階嵩里與其操行之實若運謫掌而炳然可觀得以尚論其世景仰高風馬楊為平湖著姓代有聞人與予遊者長蘆運司經歷漢漢漢漢之父為安福主簿號曰西澗西澗之父為光澤丞號曰松泉楊氏三世皆以文學之後遭逢聖代策名委鵠獨用于時冠絛蟬聯累葉不絕鄉里慕其華風儒紳侈為盛事第無太史公筆力為之立傳以繼高石君之後殊為缺歟三川包子作松澗流溪圖託物比類厥有深義予覽見而三嘆焉夫自古君子修身礪行孰不猶其子孫之賢然而莫為之後者有矣其或奮起艸茅致位通顯孰不猶父祖之賢然而莫為之先者有矣斯二者恒不相兼此崔盧王謝門第高華史冊書之為難事也予聞楊氏素以忠信禮讓修于家而著于官守雖位不稱其才而循良之政清白之風三世一心士論翕然稱之今漢漢之子懋復升大學雅負文名厥孫其美請書綱文秀慧可念蓋故家遺澤傳之五世而不衰天之佑善人何其厚哉予又惟松之貞也澗洞之

清也。君子以洗心植德焉。漢漢居幕下五年矣。遇勢而不阿。見利而不溫。至慷慨任事。雖忤物貴人而不屈。有高士之風。予采蘋可。多倚重之。今觀是圖。知其世澤深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漢漢有馬。

能相勝也。茲其故何哉。吾以為田野之人。多朴魯而質直。非有詩書之所謂。禮樂之所漸摩也。一旦詰之仁義道德之言。彼將愕然莫知所從入。語之鬼神福報應之說。彼將有所慕焉而砥礪為善。有所懼焉而豐。然自不為惡。故道家之言。雖與儒者判若水炭。其誘人為善之心則一也。是豈可盡廢歟。距武昌縣百里許。有金牛鎮。有東嶽廟。其所祀神。道家者流。謂之仁生皇帝者也。事雖不經。其神之威靈顯赫。往來奔走。一方之人。而尊崇敬奉之。水旱必禱。疾疫必告。歲時伏臘。必殺牲戴酒。修其祭祀以為常。故歷宋元以迄于今。代遭回祿之警。使像設備供。香火銷歇。頽垣敗礎。鞠為荆蕚。而漫不葺治。甚為閭閻之耆老恩文者。嘗感異夢。因出橐金凡數百兩。慨然以脩復為已任。里中父老子弟。從而助之。卜日鳩工。為殿堂者三楹。為石坊者四柱。中間像位。莫不繪藻鮮華。金碧輝映。使百年荒穢之區。蔚為勝境。而還其舊觀。其諸未脩者。以俟後之人焉。而余過其地而知之。固嘆世俗之偷文之勇。于行義也。夫今人嗜財。一錢可以易死。至家人父子之際。攘臂相殘者。夫豈少也。文也。以一布衣無爵位于當時。又非徼身後名者。